



鸿门宴

高瑞沣◎编著

两个男人的无声较量，历史因此而改变……



鸿门宴

高瑞沣◎编著

两个男人的无声较量，历史因此而改变……



世事纵难预料
黑白却不能混淆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鸿门宴 / 高瑞沣编著. — 北京 :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, 2011.12
ISBN 978-7-5057-2954-4

I. ①鸿… II. ①高… III. ①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227816号

书名	鸿门宴
作者	高瑞沣
出版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发行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经销	新华书店
印刷	北京嘉业印刷厂
规格	690×980毫米 16开 15.75印张 160千字
版次	2011年12月第1版
印次	2011年12月第1次印刷
书号	ISBN 978-7-5057-2954-4
定价	29.80元
地址	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-1号楼
邮编	100028
电话	(010) 64668676

一宴定天下



楔子

001

Chapter 壹 朋友

007

在这尸横遍野之地，那一瞬间，二人竟生出了惺惺相惜之感，遂相视而笑。时光飞逝，此时此地，他们不约而同地想起四年前的那场初识，就在秦都咸阳。

Chapter 贰 抗衡

063

项羽回头看着自己精锐的三军，再看着眼前的壮丽山河，他知道范增的话说得着实恳切，但此时却很难入得了他的内心了。项羽心中是不服气的，他并不认为，此时的天下，还有谁能够与他抗衡，刘邦么？只不过是跳梁小丑罢了！

Chapter 叁 博弈

105

范增一步一步走至棋盘之前，在张良的位置席地坐下，他眉头深锁，枯瘦的手指则轻抚盘上的棋子，心里则揣摩着这背后还未被自己识破的阴谋。

Chapter 肆 胜负

149

项羽伫立中军，仰头四顾，发现诸侯埋伏的大军已现前锋，顿觉不可硬敌，连忙于军中下令撤退。本是气势汹汹全面发动攻势的项家子弟兵突然潮水般后撤，要来便来，要退便退，项家军退而不乱，尽显其训练有素。

Chapter 伍 定局

195

军营中各人忙乱，谁都不知道刘邦从项羽身上的锦囊中发现了什么，谁也没放在心上。战争终于结束，大家心中都幻想着即将到来的天下太平和衣锦还乡，只有有心人张良悄悄在门外偷偷观望着此刻似已走火入魔的刘邦，心生警惕。

楔子

暴秦末年，天下大乱，英雄四起。预世灵童南宫姐妹预言：能问鼎天下的将是一阴一阳两大枭雄，阴煞者正是楚国将门之后楚霸王项羽；阳豪者则是尽得天下民心、斩蛇起义的刘邦。

两雄相遇，一时杀得难解难分。众所周知，两雄在鸿门之会是刘邦反败为胜，最后逼至楚霸王自刎的转折点，而宴会中的玄机却鲜为人知。自刘邦得天下后，曾参与鸿门宴的文臣武将亦先后自尽或者被杀，刘邦又亲自在鸿门殿内立了七个无名无字的灵位，春秋二祭都亲自拜祭。这一切，都令鸿门宴更加疑点重重，扑朔迷离。而这鸿门宴的梦魇却一直未停，成为千古兵家之谜。

时值刘邦驾崩后六年，又是隆冬季节，北风哀哀，冰雪夹杂，一行八人的马队逆风而行，朝鸿门殿缓缓而来。



这一行人为首的是当朝兼掌大汉皇室档案的太傅刘崇，身后七人，六人年方弱冠，另外一位只有十二岁，他们全属汉室宗派，也全部都是太傅门下的太学生。

众人一身贵气，金玉配饰，器宇轩昂，胯下均是西凉骏马，身上尽披珍兽毛皮。众人在大殿外长方形的青石广场下马，穿过了一座座冰封了的宏伟宫殿。众学生见这些楼宇殿阁气氛诡异，不免开始疑心重重，纷纷背着太傅偷偷议论起来。

其中一个学生摇头晃脑地说得煞有介事，“我听说鸿门殿有猛鬼！”

另一学生立刻就接过了这个话头：“那是西楚霸王的鬼魂作祟，我听说他自刎时立了诅咒，要死后鬼魂时常会在鸿门殿出现！”

“他们见到的不是项羽的鬼魂，而是高祖的，听说他时常一个人独留在鸿门殿里不知做什么！”一位着青衣的学生提出了不同的见解。

“他就是要祭奠他亲自立的那七块无字牌位，你说这些鬼怪厉害不厉害！”第一个说话的学生不甘心被抢走了话头，回身接着说道。

此时的殿顶刚好有一阵风刮过，更让当下众人觉得风声鹤唳，紧张地四处张望，生怕那项羽的鬼魂就在自己身后。众人之中只有那年纪最小的伯符竟似一点儿都不怕，一声不吭，且越听越兴奋，一双乌黑滴溜溜的眼睛不停地乱转。

汉高祖刘邦已然驾崩了六年，太傅带皇族子弟亲临遗址，一则在高祖刘邦发迹之地瞻仰致祭，二则是要把高祖的睿智口播心传。

在鸿门殿里，汉家王族把昔日鸿门宴时的一切陈设都保持原状，大厅四面尽数保留当日鸿门宴上所有文臣武将的坐椅，看似人去楼空，却仿佛英魂尚在。

一入鸿门殿堂之中，太傅就迫不及待地对自己的学生们侃侃而谈：“我高祖皇帝威震三霸，名继五王，朝中文臣都是九州豪杰，麾下武将皆为





四海英雄。”他顿了顿，走上前去抚摸一座位的红木椅靠，接着道，“高祖皇帝俊朗不凡，美须髯，仁而爱人，豪气干云！礼贤下士！昔日暴秦虐民，秦皇出巡染病而死，秦二世继位，暴政不改，叛乱爆发。高祖不忍万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，慷慨激昂，为民请命，舍身忘我，大举义兵反秦！”

伯符他们哪里管得太傅在那里慷慨激昂，却只是好奇地四处观看，根本就不太留心听讲。

太傅丝毫没有觉察学生们的心不在焉，自己越说越起劲，对刘邦的功绩是赞不绝口，继续感叹：“高祖轻财好施，和易近人，天下文武倾心归附……项梁与其侄项羽一路，联合领兵叛秦，项梁立楚怀王的孙为王，仍号楚怀王。后项梁战死。项羽破釜沉舟，大败秦军……高祖、项羽成为当时两大英雄……但是项羽残暴，又岂及我们高祖高风亮节，真是令人无限景仰……”说到这里，他居然老泪纵横仰天做朝拜状，声音也有些颤抖。“……鸿门宴上，项羽以泰山压卵之态压迫高祖，高祖有勇有谋，项羽放虎归山！”

鸿门殿占地辽阔，后又经汉朝王家多次修葺增添，所以学生们都已经走得远了，有的几乎跑没了踪影，而太傅依然在大殿之中歌颂着：

“高祖以十面埋伏、四面楚歌大败项羽！逼得西楚霸王项羽竟在乌江自刎！失败收场……诸侯拥戴高祖为帝，开创大汉王朝，定都洛阳，后迁都长安……”

太傅果然是太傅，背书相当有一手，一下子就由高祖斩蛇起义开始，到如何受项羽压逼、在鸿门一会中凭过人机智反败为胜、最后把项羽迫至乌江自刎而止，几乎把整个楚汉春秋都一字不漏地背了出来。

此时，别的学生跑远了，而那最小的学生伯符却在一直盯着大殿东面所安奉的那六个灵位看，灵位前二、后四，排列整齐，显然尊卑已分。伯符转头再看西面座位后单独放置的那个灵位，斜阳照下，那个灵位孤零零地独处一隅，显得格外孤独冷清。这些灵位真如师兄们所说，都是无名

无姓，只字未题。在这阴暗的大雪中望过去，颇为神秘诡异。

伯符禁不住回头问太傅：“太傅，这些灵位供奉的是谁啊？”

这七块无字灵牌，在史书中并无记载，也一直是鸿门殿之谜，太傅哪能回答呢？但他不想说自己不知道，反强为自己找理由，于是有些微怒地斥责道：“我背书你不好好听，竟问这些无聊问题！”既然兴致被打断，他也就不再继续絮絮叨叨地背他的书了，索性取出携来的香烛酒礼，慢慢招呼他的学生们聚拢过来，准备一起祭奠一下高祖皇帝，给他老人家行一个大礼。

伯符负责上香，他恭敬地点燃手中的长香，问道：“太傅，高祖皇帝应在哪方座位啊？”

此言一出，周围的学生都忍不住笑了起来。太傅铁青着脸，挥动长袖斥责道：“你这小儿平时上课就不用心，为君者坐北向南，当日项羽自以为君，当坐北边，那高祖皇帝不坐对面之南方，难道会坐项羽身旁么？”

说毕，众人由太傅带领，面向南面正准备行三跪九叩之礼时，只听到一阵笑声，由殿内深处传出。

正准备行礼的众人吓了一跳，而且这笑声苍老有力，在空旷的大殿上回音不绝，众人吓得毛骨悚然，一时分不清这是不是就是那传说中的厉鬼。

“什么人？”倒是伯符眼睛最尖，最先发现那大殿深处有异动。于是大家一起转向那边，只见一个青衣老人在大殿深处徐徐现身。可是每当那青衣老人向他们靠近一步，众人就会不自觉地后退一步，直至青衣老者现身光亮之处，众人看到了他的影子，才确定他是人而不是什么鬼怪。

等大家回神过来，才发现太傅刚刚惊吓之余竟然躲避在学生们之后，众学生的眼神中就略带不屑的神色了。谁知这太傅倒是脸变得快，一看没事了，马上把刚刚的窘态一收，马上重新恢复那种大义凛然的姿态。

他迈着官步，上前问道：“你何人？我们拜祭高祖皇帝，你竟敢



出声耻笑？”

那青衣人面色凝重，“太傅见谅，老夫本不想多事，只是……只是见到你领着学生向高祖皇帝致祭，连方向都弄错了，所以才情不自……”他话没说完，但意思很明确了。

太傅不甘示弱，连忙反驳道：“难道你敢说高祖皇帝不是坐南面吗？”青衣人慢慢走向东边六灵位前，指着前面二面的左边灵位，直言道：“高祖灵位在此！”

太傅连同他身旁众人皆置出不信眼神，倒是伯符想起自己刚才的疑惑，就开口询问：“先生，那高祖皇帝后的几个灵位又属谁啊？”

青衣人低头看着那些灵位，淡淡地说：“他们全是高祖一生中最重要的人！”

太傅哈哈大笑，“你这不是信口开河么？要是高祖皇帝身边最重要的人，要为他们设立灵位，又怎可能不写姓名啊？”

青衣人长叹一声：“高祖皇帝又何曾不想把他们的名字都写上去啊！”

这席话说得半露半隐，连太傅也被勾起了好奇之心，他用手一指西面的灵位问道：“那西面供奉的又是谁啊？”

青衣人神色淡然，悠悠说道：“那个灵位所供奉的不是别人，正是项羽！”

此言一出，众人皆觉此青衣人要么是疯了，要么就是胡言乱语。

太傅抚弄着长长的胡须，出言警告：“高祖岂能将此不世宿敌供奉起来，你休得在此胡说！”

青衣人没有丝毫的惧怕，据理力争：“刘、项二人的关系又岂尽是敌人？要不是怀王从中挑拨，二人未必就打得起来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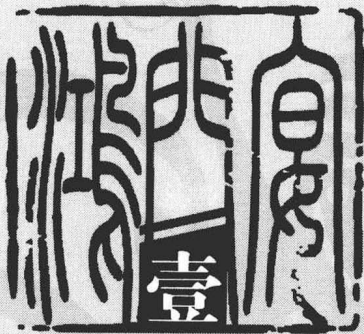
“楚怀王只是个傀儡皇帝，又有什么能力左右刘、项二人？”太傅大感惊异。

青衣人目中光若闪电，字字珠玑：“怀王实乃悲剧人物，年只



十八，被项氏捧出作为义帝以抗秦，眼看项氏手下全是虎狼之士，心知灭秦大事一了，必定兔死狗烹。于是问计于被传为灵童转世之南宫姐妹，此姐妹二人，姐哑妹聋，但军政大事，了如指掌，天机国势，句句通玄！”





朋友

在这尸横遍野之地，那一瞬间，二人竟生出了惺惺相惜之感，遂相视而笑。时光飞逝，此时此地，他们不约而同地想起四年前的那场初识，就在秦都咸阳。



(一)

时值盛夏，可邯郸城外这荒山的一隅，却寂寞清冷如九月的寒秋。

四目所及之处，遍是长满了野草的荒坟和怪石朽木嶙峋，这里，就像是那传说中孤魂野鬼们胡乱栖息的地方。

一名金冠、玉抹额、秋香色箭袖莽装的男子，被一簇人护拥着步履艰难地在这野草丛中跋涉，一身锦衣与这四周的环境是那么的格格不入。

几名手持长剑，身着楚制劲装的武士，在过人高的蒿草里，找到了那块字迹斑驳的石碑。他们用手指急促地拨开石碑上的杂草和尘土，凑近去仔细辨认了许久，才能依稀确认出三个已经淡的不易辨认的字——
南宫氏。

“就是这里，”为首的一个侍卫扭头叫道，“回禀王上，就是这里了！”

这时，清脆的铜铃声在丛木深处传来，众人抬头望去，发现不知道何时近处多出了一对女子。这对女子身形诡异，衣着古怪，而且身系铜铃符纸，气势妖异。



散落在外的各武士们见状，急速返回锦衣男子的身旁，和仍在原地的那群人会合，他们全部都露出戒备的神色。细看那两个女子，只见她们相互搀扶，几乎是相同的肤色和样貌，让人一看，便了然于心，这是一对孪生姐妹。

“来者可是义帝？”其中一女子缓缓开口，声音低沉而沙哑。

早就听闻预世灵童南宫氏是姐妹二人，法眼通天，灵力惊人，只不过姐哑妹聋，如今一见，果然不假。

“正是在下。”锦衣男子排众而出，施然行礼。等他再抬头时，却见那姐妹二人已经改为相对而站，哑姐就像是扶乩般用手指在聋妹掌中疾书。

聋妹面容肃静，用与刚才低沉而沙哑的声音完全不同的，用另一种刺耳尖锐的声音吟诵着：“一阴一阳，飞进咸阳，阴煞横刀白虹起，阳豪拔剑雪浪飞，乾坤散乱，天地翻转，或兴太平六合定，或挥兵甲四方倾。”

天下即将乱上加乱，扭转乾坤的正是词中所唱的“一阴一阳”两大枭雄，阴属黑，是打黑色楚旗的项羽；阳属红，是打红旗的刘邦，真命天子难道非二人莫属？“恳请仙人怜悯，指点保国迷津！”此时的楚怀王不禁汗如雨下。

聋妹好整以暇，“如今项、刘两英雄虽合力抗秦，但二人羽翼已丰，对灭秦不世功名，对咸阳金银宝藏，无不垂涎欲滴。我欲献上一条‘两虎竞食’之计，请王上颁下御旨：先入咸阳，灭掉大秦香火者，即册封秦王！”聋妹目光阴晴不定，她的此出计谋已明显获得楚怀王的认可，遂顿了顿接着道：“二人定必因利而斗，王上或可收此渔人之利！”

风萧萧而过，枝丫摇晃，猿啼鸟鸣，正是满目萧索。而此时千里之外的城阳关，却正是旗帜猎风而行，大战一触即发的紧要关头。

城阳关是通往西域的关隘门户，秦末军事重地。秦军八万精锐部





队，正严阵以待，在城楼之下严密布防，军前五名前大将，当中一人打着大将军的白狼旗号。

义军正在集结，刚刚抵达，虽然阵脚未稳，却也行军有序，军容整齐。人人均头戴一色蓝巾，打着楚旗，为首的一员大将正是后来的西楚霸王项羽，他的身后，就是战场上赫赫有名的项家八千子弟兵。

几骑快马冲出林间小道，项羽带着心腹几人极速登上矫山之巔，遥望敌阵，他身旁的是名将项伯、龙且，以及项庄。从矫山向南望，前面三十里是一片一望无际的沙丘，这里沙丘纵横，有一道道沙梁，沙梁之间为砾石平地。

项庄坐在马背上，向着敌营中心用力一指，喝道：“秦副将白狼！”龙且以马鞭遥指前方接上：“金虎不亲自到，很看不起我们啊？”

“不知他在城中还策划着什么？”项伯凝神观望城中的旗帜，仰头凝神张望。

项羽并没有理会他们三人的对话，转过头去向身后询问：“刘邦到了么？”

身后一信兵闻言立刻跃下马背，行至乌骓马前，抱拳下跪回禀：

“刘将军已到！”

项羽举目望去，恰巧望见刘邦的一队人马，亦打着楚旗，但是清一色红色头巾，正从远处疾驰而至。在他身后紧跟着的，就是刘家军的核心班底——萧何、樊哙、夏侯婴等人。

蹄声渐近，刘邦飞身下马，前来与项羽会合。他略带傲慢地侧脸向秦军的城头一瞥，就神态轻松地对项羽说：“项王，我已查到，金虎邀秦将章邯出兵十万前来包抄我们，现在他们已出发，如果不出意外，三个时辰之内就能赶到！”

项伯听了刘邦的话，以不解又显焦急的眼神望向身旁的项羽说：

“若他们前后包抄，那我们不是必败无疑？”

